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熱河志卷一百十八

藝文十二

前代

碑誌

宜州廳峪道院復建藏經千人邑記

金徐卓

佛經者西域天竺之迦維衛國淨飯王太子釋迦牟尼

之所說也太子當周莊王九年四月八日自母右脅而生及長舍太子位出家苦身學道精進六年以來覺悟一切種智故謂之佛佛在世垂化四十九年至於天龍神鬼無不聽法後至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二月十五日入滅度其弟子迦葉與阿難等五百人共追撰述綴為經教行之西土千百餘年自漢已上中國未傳逮及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於殿廷以問朝臣而傅毅對曰此佛也帝遣中郎蔡愔秦景奉使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

二章及釋迦立像并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惜之  
來也以白馬負經因立白馬寺于洛城雍門西以處之  
而後魏晉宋齊之間梁陳周隋之際聖賢繼至經論日  
滋寔興於姚秦羅什大備於李唐元奘由是空門興教  
與儒道爭衡下至五代降及宋遼歷夷險而其教彌光  
經隆替而斯道愈振凡所貯藏有五千四十八卷故名  
曰藏經廳峪者乃遼時耶律詳袞舊作詳穩今改正家之墳所  
也其家世積善遂卜勝地以建佛宮置以藏經其來也



久雖貯於此未見宏揚先是忠顯校尉顏壽因此地之  
是歷觀斯經之不宣乃約土人共齋物用請名僧數十  
人長穿開讀至於皇統六年十月七日無何為火災所  
焚其餘屋舍掃地皆盡大凡事久則絕絕則有時而繼  
物久則滅滅則有時而興然則繼絕興滅非其人安能  
為之哉郡人馬祐者乃逸士也避世高蹈卜居相隣自  
觀煨燼之餘基誓發繼興之大願遂與舊邑人顏壽等  
親為倡率轉相糾合乃得千人立為一社衆推馬祐為

邑長以顏壽等為提點募錢易經鳩工構藏隨其卷帖  
貯以櫃匣其餘佛屋僧廊次第建立庶幾法無凝滯人  
獲頂傳上以報皇國之恩下以資吾邦之福且走一介  
求記於余余亦里人也既聞其事喜不知極以筆書之  
俾勒諸石

興中府尹銀青改建三學寺及供給道糧于人邑

碑銘

金韓長嗣

夫物不常興有時而廢物不常廢有時而興凡興廢之

際繫善人不善人之為也如不善人有為之時當與猶廢如善人有為之時雖廢猶興茲乃必然之理也三學寺都提點崇業大師三學子見經主淨慧大德吏案孔目官孫公同來造予門而言曰大尹銀青改建三學寺糾千人邑供給道糧請子銘之其可許乎予曰物興繫人信不誣矣然愧非材奈居治下豈敢無諾三公遂詳言予予曰三學者其來遠矣爰自於唐肇起之也迨及有遼建三學寺於府西擇一境僧行清高者為綱首舉連

郡經律論學優者為三法師遞開教門指引學者兵興  
以來殿堂廊廡掃地而無聖朝既獲遼土設三學如故  
法大定五年我大尹銀青來治興中其三學法師過廳  
大尹問之曰不意此方有設三學寺在何處三師對曰  
寺廢久矣三師名位具設皆權于私院敷演大尹喟然  
歎曰不亦傷乎方今京府巨鎮碁布天下設三學者有  
數此幸得之何不復修對曰修寺者大事也若不過大  
夫緣力烏能及此大尹曰吾將揆之自歷數任未嘗不

不於佛廟有興衰補弊者也而况三學其事非細朝廷視之尚為重矣凡取經律論之師者差官考試本府衆五州義學各宗出題答義中選者取三人爰命為三宗法師下四方學者日興講肄不惟圖增聖歷綿長抑亦使佛法傳遠而不見廢絕者其在茲乎苟非設此縱有清涼宣律師慈恩之才孰將傳焉以至後來之人雖有清涼宣律師慈恩之志孰將學焉吾不忍見隳一日聽訟之餘出遊狼山其上有院曰祥巒廢為荆榛顧其基址頗

有制度又迺柳城形勝之地改修為三學寺信甚便矣  
三師欣然相謂曰大夫緣力遇之今日定見成就大尹  
曰爾亦可矣曰然遂施俸錢及已夫匠築土構木宏揚  
經律論庶使人知三宗所垂之教言修行之正路耳三  
師曰誠謂善哉經律論者如鼎有足不可闕一大方廣  
佛華嚴經即無盡修多羅之總名也世尊始成正覺頓  
說是經剖裂元微昭廓心境窮理盡性徹果該因洋洋  
冲融廣大悉備者其惟茲乎開真體於萬化之域顯德

相於重元之門津流象典此為洪源星列餘經此為果  
日高不可仰深不可窺雖續行菩薩上德聲聞莫能探  
蹟索隱焉可謂常恒之妙說通方之洪規稱性之極談  
一乘之要軌也四分律者所防邪檢失禁亂止魔取超  
世之道非戒不宏斯乃三乘之津要萬善之窟宅者也  
慮羣生愚惑安寢寘室遊於長夜不能自覺雖有出家  
庶幾元微者徒懷遠趣迷於發足是以如來開戒德之  
妙門指涅槃之坦路宜各勗力明慎執持令大法久住

焉成唯識論者暢大乘之妙趣也遣疑破執修行證果  
括衆之秘包羣聖之旨何滯不融無幽不燭仰之不極  
俯之不測遠之無忘近之有識其有隱括五明搜揚八  
藏幽門每擁元路未通信巨夜之銀輝實昏旦之金鏡  
矣此經律論者戒定慧之法耳戒以資定定以究慧相  
須而成凡諸衆生得證無上菩提皆不離戒定慧之麤  
者也是以大尹銀青愈加修造之意遂感士庶竭力助  
緣滿寺殿舍不日告成大尹曰成則成矣慮吾改任三



師學人有闕日用其將奈何當糾千人邑不問僧尼道  
流男女老幼每歲十月一日人各納錢二百米一斗永  
給道糧不亦宜乎合郡官民爭為敬從延及隣境之人  
願來預邑取父作子述之義盡天長地久之期都無累  
月幾千人其邑人姓名具書碑陰若乃吐辭為經立行  
為法見之者瞻仰聞之者歸依苟非有處世之道其孰  
能與於此以財好施於衰好興倡之則順從造之則成  
就苟非有服人之德其孰能與於此釋迦如來天竺人

也去中國隔數萬程一日其數來傳不拘賢愚竟為奉行誠謂有出世之道也哉大尹銀青遼陽人也去與中不遠千里來尹斯府一日政治有餘修三學寺糾千邑不拘內外咸樂助辨信謂有服人之德也哉其為銘曰凡厥萬事有興有衰興諸衰者非賢其誰府有三學自遼而置經律論宗唱灋之地兵興以來殿宇無存三師仍設私院敷言大尹銀青下車臨治三師過廳首問其寺師將趣進具告其前位則設矣寺廢久焉大尹聞之

發歎者屢京府巨鎮設此有數此幸得之胡不復修對  
曰大事復之何由必在所遇大夫緣力緣若不遇修之  
烏得大尹出言吾將揆之師喜相謂遇在此時吾嘗佛  
廟興衰補弊况此三學其事非細朝廷尚重考試無私  
學優中選授命為師可增聖歷綿綿長久又令佛法燈  
燈傳後後人受之修行無疑吾可惜此不忍見隳一日  
之間聽訟之暇號令從人出遊于野北登狼山有完祥  
巖沒為荆榛殿缺僧殘傍徨弗去載瞻載顧壞址遺基

亦可制度茲迺柳城形勝之方修為三學既利且昌爰  
施俸錢及已匠梓經營堂構不日成矣大尹復言成則  
成諸吾將改仕定闕學儲欲糾千人道糧永給僧俗老  
幼同為是邑非此一郡延及其隣歡欣而至願預邑人  
宜此勝事常如今日傳之子孫善繼善述

利州精嚴禪寺蓋公和尚墓銘

金趙秉文

臨濟自佛果沿而下之至於佛日自四明泝而上之至  
於佛鑑俱出於五祖演而佛鑑傳南華曷曷傳四明達

遠為今北京松林北遷第一祖師四明之孫微公之子也張其姓諱圓蓋永昌阜俗人十九棄俗而僧廿棄律而禪參玉泉名公闕安寶公以機緣不契退而歎曰大丈夫肩荷佛祖未生前大事直須全身放下始得遂退居靈巖佛髻山結茅棲隱者數載山空無人以水流雲飛為受用久之梅子將熟詣北京謁微公求印證公初不之許既而不參而參無得而得一日舉黃龍心正不妄動話師以頌舉似有鐵樹開花之語公曰可矣汝其

行乎大定六年始開堂於精嚴繼席松林靈感明昌六  
年五月預告終期跣趺而逝茶毗之日瑞彰舍利戒定  
力也俗壽六十有四僧臘三十師行峻而方故學者遵  
其道而憚其律所居不過一二載尋返舊隱晚得瓊嗣  
銘曰黃龍一句諸方膽喪極盡元微全無伎倆伶仃衲  
僧剔足眉稜鐵樹開花炎天造冰三上洞山九到投子  
一言相契草鞋挂起臨濟法將松林道場轉身就父撒  
手還鄉沒眼禪和覓不可見魚肩夜塘鹿趁陽跋松漠

卷一百十八  
之北利州之東無縫塔樣八面玲瓏一時推倒河清海晏花落清嘒月明秋雁

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

元姚燧

茲公諱樞字公茂事世祖潛邸十年左右宸極十有九年居近密之地受尊寵之任可謂必世之久惟其不因富貴進退禮敬窮達一節不易寒士故不取耻當時明哲保身以薨帝為震悼賻楮泉為千者千五百閔惟子煒生十五年未授之室賜聘財如所賻明年官以禮部

郎中皆異數也後十九年當元貞二年裕聖太后以嘗侍講裕宗言之成宗贈謚榮祿大夫少師文獻公至大三年武宗追號嘉猷程世舊學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魯國公又推恩再世考仲宏贈太保儀同三司魯國康懿公祖錡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惠靖公妣張氏祖妣李氏皆魯國夫人惟姚氏為神明之後五季梁唐六鎮節度使勅生金五將軍漢英周廣順初太祖遣之使遼見留事世景聖三宗加安時制節宏化翊亮功



臣開府儀同三司樞密使檢校太師兼政事令上柱國  
東陽郡公生中書門下平章事北面宣徽使衡之生給  
書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政生太師左金吾衛上將  
軍虔州節度使景祥生太子洗馬企華生金東上閣門  
使金州團練使玠生閣門祇候武德將軍佺生武德將  
軍獲嘉令錡生安遠大將軍虔陽安化丞淵後更仲宏  
生公及楨格公自稚弱一力於學晝則經紀其家嚮晦  
則讀書夜分不輟魯國夫人恐傷耽若每止之乃塞牕

不使見燭就枕必盡三鼓聞將遷闕中康懿公錄事判  
官於許俾取師氏姑及姑之夫子昌以來公徒行懷書  
困休於樹宿止於邸亦出以誦自期甚高宗內翰九嘉  
少登科甲時有重名方閑居許推折行位與之游召一  
日賓會錄事名召公內翰怒曰公茂負佐王之畧豈可  
若若是易之先祖曰同僚呼兒輩宜然猶竟席不樂其  
為前輩見推如此壬辰許城被圍州版公軍資庫使與  
副夜直四鼓聞牕外歎曰人獻東門出索之無得副曰

吾嘗遇兵河朔鬼物云然宜拯吾家乃相與歸街陌橫  
鈴索斷行見其懷印若赴州計事者至家乃盡出金銀  
酒具奩飾裹餽糧為逃死計日出而東門果破邀軍將  
蕭姓者入家盡付所出蕭曰吾嘗受邱真人教汝軍中  
惟救人無殺吾拯乃死公聞太宗詔學士十八人即長  
春宮教之俾楊中書惟中監督則往依焉中書少公六  
年兄稱之與偕北覲時龍庭無漢人士夫帝喜其來甚  
重之乙未詔二太子南征俾公從楊中書即軍中求儒

道釋鑿卜酒工樂人會破棗陽併公所招將盡坑之大  
將幕竹林間公辨析明詔如此他日將何以復命乃戲  
數人逃入竹中潛歸其營匿嚴侯軍中總脫死數十人  
繼拔德安得江漢先生趙復仁與之言信奇士出所為  
文數十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與公訣斬死公留宿帳  
中既覺月皓而盈惟寢衣存乃鞍馬號積尸門求至水  
裔脫屣被髮仰天而號欲投溺而未入也公曉以徒死  
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傳緒百世保吾而北無他也遂

還盡出程朱二子性理之書付公江漢至燕學徒從者

百人北方經學自茲始歲辛丑賜錦衣金符以郎中扎

爾固齊

舊作牙魯无赤今改正

行臺於燕時惟事貨賂天下諸侯

競以培克入媚以公幕長必分及之乃一切拒絕人有以銀二笏來見既謝却乃出置檀簾間遣人追及與之

徙家來輝墾荒雲門糞田數百畝脩二水輪誅茅為堂

城中置私廟奉祠四世堂龕魯司寇容傍垂周兩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間衣冠莊肅以道學自鳴佳

時則鳴琴百泉之上遁世而樂天若將終身後生薄夫  
或造庭除出語人曰幾褫吾魄又汲汲以化民成俗為  
心自版小學書語孟或問家禮俾揚中書版四書田和  
卿尚書版聲詩折衷易程傳書蔡傳春秋胡傳皆於燕  
又以小學書流布未廣教弟子揚古為沈氏活版與近  
思錄東萊經史論說諸書散之四方時先師許魏國文  
正公魯齋在魏出入經傳子史泛濫釋老下至醫卜筮  
兵刑貨殖水利算數靡所不究公過魏與竇漢卿聚茅

齊聽公言義正粹先師遂造蘇門盡錄是數書以歸謂  
其徒曰向所授受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  
當盡棄前習以從事於小學四書為進德基不然當求  
他師衆皆曰惟先生命則魏國公由窮理致知反躬踐  
實為世大儒者又公所梯接云歲庚戌盡室來輝相依  
以居會上在潛邸遣托克托舊作脫兀  
今改正故平章趙壁驛  
至彰德恐公避逃托克托留壁獨至輝以過客見審其  
為公始致見徵之旨公曰天下之人同是姓名何限恐

使誤微不敢妄應璧曰汝非棄扎爾固齊隱此者乎公  
曰是則然矣璧曰良是乃偕往彰德受命遂行既至上  
大喜日客遇之俾居衛從後列惟不直宿時召與語隨  
問而言久之詢及治道公見上聰明神聖才不世出虛  
已受言可大有為感以一介見信之深見問之切乃許  
捐身驅馳宣力盡其生平所學敷心瀝膽為書數千百  
言首以二帝三王為學之本為治之序與治國平天下  
之大經彙為八目曰脩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



善遠佞次及其救時之弊為條三十曰立省部則庶政  
出一綱舉紀張令不行於朝而變於夕辟才行舉逸遺  
慎銓選汰職員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班俸祿則職穢  
塞而公道開定法律審刑獄則牧生殺之權於朝諸侯  
不得而專邱山之罪不致苟免毫髮之過免罹極法而  
寬抑有申設監司明黜陟則善良姦竄可得而舉刺閣  
徵斂則部族不橫於誅求簡驛傳則州郡不困於需索  
修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以為育人才厚風俗美教化之

基使士不媮於文華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游惰則  
民力紓不趨於浮偽且免習工技者歲加富溢勤耕織  
者日就饑寒肅軍政使田里不知行營住復之擾攘賙  
匱乏恤鰥寡使顛連無告者有養布屯田以實邊戍通  
漕運以廩京都倚債負則賈胡不得以子為母如犗生  
犗牛十年千頭之法破稱貸之家廣儲蓄復常平以待  
凶荒立平準以權物古却利便以塞倖塗杜告奸以絕  
訟源各疏張弛之方其下本末兼該細大不遺文不具

述上竒其才由是動必見詢使授太子經以太師淇陽

王之兄故丞相特默格爾

舊作土木谷  
兜今改正

故右丞巴哈濟

達

舊作不華吉  
丁今改正

今司徒瑪努勒

舊作買奴  
今改正

為之伴讀日

以三綱五常先哲格言薰陶德性明年憲宗即位詔凡

軍民在齊拉袞

舊作亦老  
溫今改正

山南者聽上總之為張宴羣

下罷酒將出遣人止公頃者諸人皆賀汝獨默然豈有

意耶對曰臣欲陳之他日不謂遽問且天下土地之廣

人民之殷財賦之阜有加漢地者乎軍民吾盡有之天

子何為異時庭臣聞之必悔見奪不若惟手兵權供億  
之須取之有司則勢順理安上曰慮所不及者遣人入  
聞願總兵與國戮力報可公策太祖承天大命兵取天  
下功未及竟而遂陟遐太祖平金遣二太子總大軍南  
伐降唐鄧均德安四城拔棗陽光化留軍戍邊襄樊壽  
泗繼亦來歸而壽泗之民盡於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  
絕雖歲加兵淮蜀軍將惟利剽殺若以秋去春來之兵  
分屯要地寇至則戰寇去則耕積穀高廩邊備既實俟

時大舉則宋可平上善之始置屯田經畧司於汴西起穰鄧宿重兵與襄陽制閫犄角東連陳亳清口桃源列嶂守之又置都運司於衛轉粟於河繼餽諸州陝西則移隴右汪義武公戍利州劉惠忠公黑馬於成都割河東解之鹽池歸陝西置從宜所中糧興元猶懼不繼置行部秦州順嘉陵漕漁關沔池轉粟入利其年大封同姓敕上於南京關中自擇其一公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鴻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上

願有關中帝曰是地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  
益遂兼有河內壬子夏入覲受命征大理至察遜諾爾

舊作曲先腦  
而今改正

夜宴羣下公為陳宋祖遣曹彬取南唐敕

無效潘美伐蜀嗜殺及克金陵未嘗戮一人市不易肆  
以其主歸明日早行上據鞍呼曰汝昨言曹彬不殺者  
吾能為之吾能為之公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  
生民之幸有國福也明年夏禡身六盤大張教條俾公  
以王府尚書身至京兆置宣撫司以楊中書為使奏諸

千夫長不法奪有人室者旬月之間民大和決道不拾遺師行留裕宗後謂曰姚公茂吾不能離恐廢汝學今遺竇漢卿教汝先遣三使入大理諭招許不殺掠大軍經吐蕃刊木求塗以前三使先至諭旨彼以為誑磔其尸於樹大師及城其相高祥登陴望之見吾軍威之盛駭愕口張不收飭公盡裂橐帛為幟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其民父子完保軍士無一人敢取一錢直者惟急求三使之首或曰投洱水中遣漁者網之無得也

俾公為文以祭賜其家人數千戶世無有與及歸馬多  
道死公惟一馬瘠不可乘牽之襟穀數升時搗木盃以  
飼雪深三尺軍馬所經踏為冰梯惟旄牛負橐以從徒  
步千里中原馬至分賚之始免繭足上駐六盤公疾求  
居關中教使勸農身至八州諸縣諭上重農之旨凡今  
關中桑成列者皆所訓植歲丙辰公入見或讒王府得  
中土心帝遣阿藍答兒大為勾考置局關中集經畧宣  
撫官吏下及征商無遺羅以百四十二條曰俟終局日



入此罪者惟劉史兩萬戶以聞餘悉不請以誅上聞不  
樂公曰帝君也兄也吾弟且臣事難與較遠將受禍未  
若盡是邸妃王以行為父居謀疑將自釋復初好矣上  
難之翼日語再及曰臣過是無策思久之曰從汝從汝  
先遣使以來覲告時帝在河西聞不信之曰是心異矣  
曰來詐也再使至詔許馳二百乘傳棄輜重先及見天  
顏始霽大會之次上立酒尊前帝酌之拜退復坐及再  
至又酌之至再帝泣然上亦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上

救罷關西鈎考廢行部安撫經畧宣撫都漕諸司帝規  
自將南伐與上閱地圖俾公跣指瀕江州郡津步要地  
可舟越者遂復上兵遣由鄂入歲己未秋及江而憲廟  
崩渝問至上猶濟江駐兵結層樓蒙以臯比日居其上  
臨攻鄂城東北賈似道聞公諮謀軍中比為王猛城垂  
拔前茅上及長沙下及隆興聞叛王將為非覲於家追  
前茅還遂振旅斷浮梁以歸帝即大位以王文統為平  
章盡出藩府舊臣立十道宣撫使諸侯惟嚴忠濟為強

橫難制乃以公為東平至居庸北制下受命即南或勸  
無行當入覲陛辭公曰文統新當國彼將以我為奪其  
位至治郡置勸農檢察二人以監之推物力以均賦役  
罷鐵官居三月大駕北征天后留燕遣使召公兒輩幼  
時汝授之書何久留彼時特默格爾為丞相惟專從衛  
宮閫諸事疑則見謀二年拜太子太師公曰皇太子未  
立安可先有太師還制中書改大司農公奏在太宗世  
詔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仍襲封衍聖公卒其子與族

爭求嗣為訟及潛藩邸時曰第往力學俟有成德達才  
我則官之又聞曲阜有太常雅樂命東平守臣輦其歌  
工舞郎與樂色俎豆衣服至日月山帝親臨觀飭東平  
守臣員缺充補無輟疑習臣宣撫東平嘗閱先聖大賢  
之後詩書不通義理不究與凡庶等版洛士楊庸選孔  
顏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授之經而學夫禮盍直授庸教  
官以成國家育才待聘風動四方之美又詳議王鏞亦  
善士鍊習故實宜令提舉禮樂庶其歲久不致崩壞皆

從之又具奏八事曰舉老成以輔皇子重省臣以振朝  
綱定法制以齊庶政立銓選以轉百官其四如兵衛屯  
田學校農桑皆所屢陳又具四事保民守信強幹弱枝  
脩內治外敦本抑末於兵衛又申奏曰內地之民不習  
武事不耐勞苦第可使出賦財以資國用西京北京諸  
路之民習武耐勞可盡復其差賦充本路保甲屯田使  
進有取而出有歸可鎮內竊以禦外侮漢軍除守禦南  
邊可選精勇富強三萬燕京東西分屯置營以壯神都

此左右中三衛起本者詔赴中書議事講定條格其勉  
諭曰姚樞辭避台司朕甚嘉焉省中庶務須賴一二老  
成同心圖贊仰與左三部尚書劉肅往盡乃心其尚無  
隱條成與丞相史忠武公奏之帝深嘉納後詔中書相

安圖

舊作安童  
今改正

同知樞密院事布延

舊作伯顏  
今改正

翰林學

士承旨和爾果斯

舊作和禮霍  
孫今改正

近史天澤姚樞講定新

格朕已親覽可行於今卿等聞否亦當一一叅攷速行  
其間一二可增損者已錄以聞李璫召其質子彥簡竊

歸反有迹矣帝問卿料如何對曰使羶乘吾北征之釁  
留後兵寡瀕海搗燕閉關居庸惶駭人心為上策與宋  
連和負固持久令數擾邊使吾罷於奔救為中策如出  
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耳帝曰若是賊將何  
出對曰出下策三年文統伏誅西域之人為所壓抑者  
伏闕羣言回回雖時盜國錢物未若秀才敢為反逆帝  
曰在昔潛藩商訂天下人物亦及文統姚公茂言此人學  
術不純以游說干諸侯他日必反去年竇漢卿上書累

數千言亦發其必為辭首秀才豈盡昏斯人然文統之  
相叅知政事商公挺實譽之至是費寅以九事中時志  
忌訟商公為文統西南之朋引陝西郎中行宣撫使趙  
良弼為徵幽商公上都以良弼多智畧疑為文統流亞  
械繫於獄會遣鄂托克舊作阿脫今改正行院成都而無輔行  
俾省擇人公奏惟商挺可陛下寬其前罪責成斯行遂  
出而遣之公又奏方踐祚之初非良弼詞事關中恐後  
事會寧身負矯擅誅東西川兩帥之罪以寬陛下西顧



之憂推是為心忠純皎然安得與文統蓄異志者比臣  
請質闔門百口必其無他帝悟出之四年拜中書左丞  
至元之元出省臣三罷世侯置牧守遷轉河東山西河  
南山東官吏公行省河南山西明年而歸或言中書政  
事大壞帝恕天降大臣罪有入不測者公上言太祖開  
創跨越前古施治未遑自後數朝官盛刑濫民困財殫  
陛下天資仁聖自昔在潛聽聖典訪老成日講治道如  
邢州河南陝西皆不治之甚者為置安撫經畧宣撫三

司其法選人以居職頒俸以養廉去污濫以清政勸農  
桑以富民不及三年號稱大治諸路之民望陛下之治  
已如赤子之求母先帝陟遐國難並興天開聖人纘承  
大統即用歷代遺制內立省部外設監司自中統至今  
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繼繼不絕然能使官離債負民安  
賦役府庫粗實倉廩粗完鈔法粗行國用粗足官吏轉  
換政事更新皆陛下克保祖宗之基信用先王之法所  
致今陛下於基業為守成於治道為創始正宜息聖心

答天心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以當國  
開經筵以格心修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待歉立學校  
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是可以光先烈可以成帝德可  
以遺子孫可以流遠譽以陛下才畧行此有餘邇者伏  
聞聰聰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如始栽之木生而復  
移既架之屋起而復毀遠近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  
一廢遠業難成為陛下之後憂國家之重害帝恚為釋  
五年用兵襄陽立河南行省經理屯田以公僉省八年

入覲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其言襄陽下  
問其事宜公對呂文煥以江淮一使兼上路總管生券軍  
縱還熟券徙之河北皆可十一年初議大舉奏如求大  
將非中書右丞相安圖同知樞密事布延舊作伯顏  
今改正不  
可七月左丞相布延陞辭付刺書惟逆戰者如軍律餘  
止殺掠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亦  
一彬也既濟江下鄂使至夜召見公帝憂見色曰自太  
祖勘定天下列聖繼之豈固存之令父帝制南國邪蓋

天命未絕朕昔濟江而家難作天不終此大惠而歸今  
布延雖濟江天能終此與否猶未可知是家三百年天  
下天命未在於吾家先在於彼勿易視之其有事宜可書  
以進公言嚴兵守鄂無使荆閩斷陽羅渡先遣使責負歲  
幣留行人之罪明年公又言由陛下降不殺之詔布延  
濟江兵不踰時西起蜀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戶踰百  
萬自古平南未若有此之神捷者然自夏徂秋一城不  
降皆由軍官不思國之大計不體陛下之深仁利財剽

殺是致降城四壁之外縣邑邱墟曠土無民國將安用此  
聞揚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之  
不能為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  
蓋不敢也惟懼吾招徠止殺之信不堅詐其來耳是用  
力拒宜申遣公幹官專輔布延宣布止殺之詔有犯令者  
必誅無赦若此則賞罰必立息信必行聖慮不勞軍力  
不費老氏有曰大兵之後必有凶年疾疫隨之軍雖不  
試而民止得其半况今民去南畝來歲之食將安所仰

怕首腰刀必倡為亂袒臂一呼數十萬衆不難集也雖非勁軍壁山柵水卒未易平是一宋未亡復生一宋又南方官府以情破法鞭背文面或盛竹絡投諸江中又鹽鐵酒酤推自漢代其後因之不廢今方新附若欲徵之人必離散制曰鞭背黥面及諸濫刑宜急除之權酤後議十三年罷昭文館拜翰林學士承旨仍詳定禮儀宋平凡其侍從之臣以士子入見者必令見公詢其學行而官之九月享廟拜大禮使明年上以自九月不雨至

於三月間可以惠利斯民者公曰糜穀之多無若醪醴  
麴蘖京師列肆百數日釀有多至三百石者月已耗穀  
萬石百肆計不可勝算與祈神賽社費亦不貲宜悉禁  
絕皆從之初公方奏事得疾忽蹠不能言帝急命從臣  
扶出登車至家未醒百日而愈後三年疾再至昏默三  
日薨壽七十八京師士大夫哭祭如失親戚曰自今帝  
側圖回天下者豈復有斯人者邪惟僉密院趙良弼賻  
俸半歲為位祭其家終喪時孤侄燧仕安西燉僉淮西



提刑煒獨舉其樞橐葬京城東南別墅後十八年當元貞二年五月煒徙葬卜於西洛金門山祖塋別兆於輝菊山之陽公天資含宏而仁恕恭敏而儉勤理生惟務本實不事末作未嘗疑人欺已有負其德亦不留怨胷中憂患之來不見言色魏國公每譽其善於順受人莫可及在京晚屢輟祿雖奉朝請假質券劑盈束視貧甘心不一出言恃其久故千人間不足於上有來即謀必反覆忠告惟恐吾言之不盡及秉筆中書或咎公獨遺門

牆故人公曰用人威權當出天子果若賢材烏避不聞  
其瑣尾者烏敢藉權樹親賓市私恩乎他善衆多今惟  
表其大益斯世者四其一倡鳴斯道使今天下鄉校童  
蒙之師猶知以小學四書為先雖戴惠文身為刀筆筐  
篋之行與非士人亦手披口誦是書求廁士列者往往  
多然故中書左丞之制有曰德全天懿學得聖傳旨固  
有在於斯也再則中土士夫不知為廟作主以奉先祀  
自公始輝人多化之而祖考妥靈有所三征西南夷為

陳曹彬取南唐兵不血刃贊神武以不殺四當世祖淵龍規一幅員之判裂也請開屯田淮蜀移兵戍之固已起平宋之本及議南伐而難大將又上言非中書丞相安圖同知宥宥布延兩人不可宋平又與諮謀其新國圖任其降臣隨有兩王作難海隅當十五年炎燼撲滅而公薨古以揆之晉羊祜首策平吳吳平而身不及見樂毅有曰善作者不必善成蓋當其時自明其身不終所時於燕惠數百年後猶能取必於祜今焉不效於公

歟四夫人惟王氏先公卒繼宋氏後公七年卒公贈少  
師贈吳興郡夫人及國公魯與完顏氏李氏皆從封魯  
國夫人後公三十四年完顏亦卒故三夫人皆祔煒李  
出今中奉大夫河南北廣使其忠原清慎有克繼先烈  
之譽二女姊宋娣完顏出姊卒娣繼皆家為開府忠  
武公中子祀淮東肅政廉訪使妻皆卒孫尚孩嗚呼遂  
生三歲而孤公卯翼之不知其蒙闇教督而急其成俾粗  
有聞承乏翰林復世公官恐公事業不能詳盡不敢干

他詞臣故惟自述文不過華質不至俚而撫其實焉耳  
矣銘曰惟天聰明視聽自民沃天子心啟莫非臣舜察  
謫言昌言禹拜稱聖萬世臣何與在粵若世祖方龍  
躍淵載牽徵車遐蒐逸賢即輝起之爰置左右授太子  
經事靡不叩公感一介盡其平生所學與之傾敷悃誠書  
首八事修事以始賢親畏天愛民以次申以卅條採弊  
之方施治所宜如紀在綱上總兵民公請民去上受封  
國公擇地所上征南詔公陳遏劉上曰汝言吾行優優

展也神武操既有要天下定一於時有兆移兵戍邊首  
蜀尾淮免夫春秋剝殺去來汴置經畧秦以宣撫三年  
其民歌舞樂土治效若斯公於之時一出為猷不無贊  
彌又從濟江內難方蹶帝適其歸大統入繼移昔已試  
施諸萬方帝思舊人台袞用章公拜稽首元良未建臣  
何力有太師顧先改為大農尋拜左丞申以責難書存  
可徵南土既平諮謀新國昭文禁林必首見及後聖相  
承言行其生沒為法程諡以諱名既又進加功臣開府莫

尊太師莫尊國魯哀榮若斯大書穹碑比其生全千祀  
可貽

欽定熱河志卷一百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熱河志卷一百十九

藝文十三

前代

碑誌

南京路總管張公墓誌銘

元姚燧

公諱庭珍字國寶曾大考淵大考士明以武力再世為  
金千夫長家臨潢之全州考授北京都轉運使故又家



北京公於次為中子沉信易直通毅辨彊綜經緯史尤  
長左氏春秋筮仕已存愛民利物志事先帝以典內帑  
受知先是高句驪不靖徙居海中江華島上遣使問何  
由且詢其貳服親擇廷臣可者即命公時年二十三至  
其國王禮事之甚恭書言吾歲入幣大國未嘗不謹臣  
職非與未臣而敵已臣而叛者比而大軍歲入邊處劉  
吾人民奴吾子女有吾貨財感吾土疆吾是以捨行而  
完險誠出甚不得已之謀非首鼠他圖為也未疏黃金

以兩計白金以鎰計各千百數為壽又言誠以是悽悽  
之言歸聞之上幸止邊軍無歲入願歲幣外別入如今  
相壽者數歲歲為謝公勃然曰王以天子之使求貨來  
耶揮去歸具道王言且保其國無他避掠徒耳上亦悟  
曰人歲入幣事之又加兵罪之誠何以待不臣而敵已  
臣而叛者詔令軍止戍邊無入掠自是完東夷室家父  
子無慮萬億計自將伐宋從至閩中留為安撫使施治  
兵間裹摩創殘外供仗糧不擾而集今上即位中統建

元自將北伐以公先朝故臣熟西京入漠南路俾置傳  
驛兼給餽餉至元四年授同僉吐蕃經畧使兵裁畔離  
仁革狼頑渠酋讐撓滋久安順六年授朝列大夫佩金  
符責貢安南時已徵天下兵數十萬圍襄陽實為蹶宋  
起本勲臣故相上與諮軍國謀不可一日離側者皆出  
行省董師公至其國王立受詔公誥曰王行非止違命  
干禮于利害且不熟知揆此邦人民土地不當天朝一  
總管治皇帝不欲郡縣王地版籍王民聽其稱藩遣使

諭旨德至渥也且王以與宋輯睦緩急為援今百萬之師長圍襄陽鳥飛路絕朝夕將拔席卷渡江覆其國都易如振槁王猶倔岸海徼恃為唇齒自矜尊高事且上聞天威小震無煩遠召中國雲南十萬之師再可至視邱墟王廟草棘王庭者將不難為其審策之王屈降拜益慚憤將以兵恐公使力士白刃環衛公迺示怠弛袒寢一室盡擲所懸箭弓刀槊付衛士聽汝何為天暑渴甚每取江水以進皆溫惡不可飲食及索井汲不許曰

吾俗不相悅者多投毒井中殺人公曰自我所求毒死不恨終汲飲食自是安南君臣多慶公者八年會公以安南貢至襄陽猶未拔即授行省郎中承事勲貴巉絕不阿惟見之營衛足蹟不及其門商較事宜言宏色厲或有以凌鷲見短者故右丞相史忠武公天澤解之曰是其為心忠正侃侃人也久親其人必實吾言十年襄陽下改省為行樞密院以勞遷中順大夫遙知歸德府行院經歷大軍南歸渡江復行省公復郎中俄降虎符

襄陽路總管兼府尹毀城樓以完廟學散契軍以惜月  
廩刻弊施宜當其後先明年改監郢復二州位安撫使  
上捐魚荻之賦使人厭腥食家給蒸薪月發倉以贍餓  
乏視便輒行事已劾聞十四年陞嘉議大夫監平江路  
位總管上郢復民間去遮馬號送萬數其治平江考績  
亦最他路十五年改同知浙東道宣慰使未行改大司  
農卿丁內艱時軍興法聞喪不得輒行乞葬赴不報公  
願還所受制書為民行省知不可奪歸之旋軀柩然金

王美女色色無有惟文書衣被而已今中書省右丞相

布延

舊作伯顏  
今改正

夙嘗疑為凌鷲者後顧為深知公嘗語

人曰諸將渡江無不荒貪獨予與國寶清慎自持聞者

以為知言公家居四年又終外艱十九年以才起復仍

故官嘉議大夫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府尹至治之初見

星而出見星而歸凡前政積事留獄旬月剖擿皆出尤

善發奸伏有控鶴十餘輩比公至憊大第聚居二年黃

金橫帶出入飲食街陌縱橫人謂其真也公曰控鶴後

在京師久此不行必劇賊也密諭有司以意期三日盡  
致其黨索贓以來得金帛寶玉服玩典質券契盈室鞠  
之皆款服揚則椎埋所獲妻妾僕使皆掠民子女或娼  
姬明日告曉市中皆杖死民駭其神捷闔境乏食已聞  
未報輒止稅勿輸明年河北大旱民流徙就饒及河朔  
數萬人郡縣畏損戶罪謾以逃聞省部遣使分道邀之  
許發倉人給三月食還所籍民聚謀曰吾得食三月負  
難歸重難勝鬻將何噉且各賣質田廬而南至家何為



愁歎無聊若出一喙公謂其使曰斯民非賊河南非別  
界皆聖上民社也非不知奉命不輒濟可以無罪誠不  
忍老稚頓踣吾治甘受禍以活此民則下令諸津急濟  
果有以專行上告者事下御史大夫即治廉之境民皆  
曰吾侯賢牧其為開封明斷不阿可當今代包拯大夫  
察其無他薄責而歸奏請不下秋雨潦河決原武泛杞  
灌太康自京北東漉為巨浸廣員千里冒垣敗屋人畜  
流死公括商人漁子船百千艘又編木為筏具糗糧載

吏離散四出往取避水升邱巢樹者所全活以口計無慮百千水又蓄京城入善利門波流市中晝夜董役土薪木石盡力以與水鬪不少殺乃崩城堰之城害既弭復大發數縣民增外隄防分直為三直役一月逃罰作倍起陽武黑石東盡陳留張怒河綿亘百三十里如期三月隄防悉完以至元甲申七月二十日卒官舍年五十六河南之民識與不識如喪其親戚家纔餘俸半月將歸葬貧不能西開封市民雄財者戶賻之又遣子弟

數百人持錢分程具奠越別治洛陽五百里凡千里及  
潼關以其年九月葬西安府咸寧縣洪同鄉少陵原都  
運公塋之左夫人何氏溫淑靜端男子三人岳提舉郢  
復魚湖崇西蜀行省宣使瑩未任女子三人一適太平  
州錄事韓和一適紀德信一適鞏思齊後三年其季太  
中大夫諸蠻夷部宣慰使庭瑞以燧素知公求銘其墓  
辭曰年五十六固不云天較齊耄耆孰謂壽考究其致  
之豈無以然國苟有利棄身若捐東北鷄林挈舟以使

西南雕題登馬已至視數萬里為步仞餘招麾兩王噉  
臺指輿吐蕃獷悍化不犯令由積苦勞至不延命壽也  
無稱世不為臧死有可述短不害長襄陽軍謀郢復民  
效已實已著猶其小小開封蠲租舟民於河電擊霆馳  
懸躬禍羅下燭其忠由明后聖老幹經摧霜風踰勁大  
浸稽天降舞龍蛇流死所餘邱木是家乃集舟航乃筏  
以繼乃求以濟取置平地穴俾摧防萬杵登登後不踰  
時隱其阜陵民流他疆我飫其食我疆沴傷皆手援溺

顯顯公哉人之騶虞彼饒婪婪橫目虎軀雖古循吏列  
傳史冊載筆今功孰忤為匹少陵之原有坊其邱銘石  
道周以裸諸幽

雲峰真人康泰真墓銘

元李闕

蓋聞陰陽始辨昏乎其不可圍天地初分淵乎其不可  
測涵蓋羣生惟人為最貴包羅萬物惟道闕三十字也或逆

化或順化所以闕顯不同論也何者或闕五字或圍宿而

煉真或花酒中了然得道或風雪裏卓爾全神騎聲蓋

色雖見絕聞遊戲自在者予於含真體道至德真人雲  
峰子見之矣公俗姓康氏道諱泰真利州花務村人也  
世業農桑母感異夢娠二十四月而生幼而不羣長而  
敦厚美髯過腹自有仙風道骨淳儉恒於自心明昌元  
年躬耕於州西長壽山因而憩息遇至人盤石而坐公  
異之遂稽首而拜感至人口傳道於公心印元妙頓學  
神識真然以悟仙機因拜謝間忽失所在石上履迹迄  
今存焉與祖師重陽公甘河飲水得道之緣遂相符契

遂棄家入道明全真之闢棟悟大教之根源合乎妙理  
則學於譚馬邱劉體乎元虛則達於黃老莊列於長壽  
山懸壁之半石窟之中下志修真雖危峰峭崿顛嵒磊  
落林木參錯鳥飛而力倦獸走而神疲公居數年坦然  
自若但山下行人見之者罔不歎服後理人敦請公乃  
下山蓬頭跣足披木葉之衣過巡院村舅氏之舍其姪  
氏竊焚公之業衣火艷飛身神亦無懼體亦無傷非有  
道之士孰能如是哉至永安三年洞川舊宜州園居六

年透脫淨中境界養成真氣吐而為文亦中規矩且吾  
聞之天上無懵懂仙人雲峯子殆其是歟後天朝革命  
初定中原兵餘食艱負其老母忠誠以丐遠近慕焉公  
之天賦至孝恭儉終其生喜愠不見形予屢惜金鼎之  
地貴至人奇士比比而出如鄭狀元曹尚書蓋堂頭乃  
儒釋中之魁俊也今美髯仙翁亦道中之傑也斯蓋水  
秀山明之所鍾也公於丁丑夏間徙居雷都化自然飯  
有長春觀住持道人高煉真志氣堅剛性情決裂少所



許予一見公貌而竒之曰殆非鍾離之後乎遂稽首曰  
弟子所居之院額曰長春師不棄卑猥於中盤礴可否  
公聞之諾而受焉煉真汞為歸依肇闡元風之勝有游  
宦者教之以忠政修道者導之以性命士庶者勸之以  
孝悌藹莠者誘之以耕耘教化勸誘接物利生千方百  
便無不周矣其道價藉甚聞於四方四方之人踏門受  
教者無慮亦不啻千數公得不傳之妙人莫能窺其涯  
涘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公者也雖然性近而習遠下

學上達匹夫匹婦可以與知馬孔子有言曰君子學道

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斯言信矣時夏甚旱士庶

懷憂太師烏庫哩

舊作烏古論今改正

公與幕下叅佐知公祈求

有驗率衆請公至於穹壇之上公於赫日中跣跣而坐

良久曰來朝辰正當有甘澍果依期有一犁之足田苗

淳然興之矣其言驗如影響於是民大和會德聲聞於

四野故曰脩其德而天自輔豈不然哉是年仲冬凜冽

雪之朝與樓者最為傑觀四壁曠然千山疊雪公裸袒

而居以及十旬餘樓下瞻仰者雲集紛紜曰非造道之

深何以與於此乎京主留守完顏芳秀洎監軍富森

舊作

蒲鮮今改正

公拜邀歸院丰姿愈盛道體堂堂然真寒暑不

能侵者也前後住食坐凍祈雨居園興緣建立多有事

端豈可屢陳世人讚曰真方外之人也其後利州節度

使任公帥官屬稽首於公曰金鼎郡師之鄉也先壠存

焉願建道院一區冀鶴駕時一賁臨洗滌一方塵心以

為養浩之所不亦宜乎公憫其懇誠俯而允諾至婁家

營不數載間初構琳宇名曰玉京聖位窈窈然廊廡沉  
沉然香厨爽然雲堂邃然靡不俱備歲次戊戌遇聖朝  
遣信臣懸金符天下搜訪高道聞公道德彌高特賜含  
真體道至德真人謂悟養生主可符大宗師公曰道之  
家風一瓢一枝生涯足矣馬敢受此大名一夕而遁去  
有宣授太師國王夫人完顏敬善及凝陽真人馬公君  
瑞大師門公望塵懇請曰公之名震天下如雷霆此豈  
人力也哉而能動天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

之公勉而受焉終不喜於虛名後卜於長壽山泉甘而  
土肥峰危而林茂真所謂人間之勝地也昔廣成居於  
崆峒希夷子隱於華山務子潛於姑射寇謙之寓於嵩  
山斯聖者也清者也賢者也達者也公慕四子幽微之  
趣緬九衢市井之喧松軒竹塢足以給之棲遲暮靄朝  
霞足以供之嘯傲公方於四子亦可謂之明者也一日  
謂衆徒曰儲風養月枕流漱石足稱終焉之託惟所闕  
者十笏文室耳門弟子聞者欣然願成於是鳩工董役

梓者斤巧者埴陶者瓦鍛者火童童薨薨丁丁登登肩  
相摩於其山者日有千指輦而輸幣輿而入粟絡繹道  
路縷縷不絕如經如織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  
所助者信也其斯之謂歟乃丈室果不日成之命曰葆  
光是年六月上旬有四日公命湯沐盥滌易衣書遺世  
頌頌云平生活計得優游寄跡人間九十秋撒手這回  
歸去也杖挑明月赴瀛洲書訖枕袖蛻然慟哭者數千  
衆聲振川谷僉云就葆光丁字內穴地以為窆窆之葬

其徒朝夕祭祀焉至百日開棺視之信香襲人尚如初

開

人天福惠靡不畢具公演道七十餘年春秋九十有二一日門人利州道錄康守安及楊志元不遠徑來勺丈於予曰師之德恐久而沉陷焉將以刊諸翠琰以顯於世死而無憾矣予失學空腹焉能發揚哉誠意懇求三辭不免畧撫其實而為之銘曰道超今古一氣綿綿中間涵養雲峰老仙得遇至人口訣幽元懸流勇退性識超然卜隱長壽計就終焉心燈瑩潔物不著邊枕袖

蛻行驚鳳翩翩葬於斯地以了真緣仙翁來兮鶴鳴于  
天仙翁去兮道誰與傳蕙帳空月丹竈冷烟瑤臺元圃  
洪崖拍肩海岳飛塵師德彌堅靈前刻石億萬斯年

中順大夫準台墓碑

元 揭傒斯

國族有諱準台

舊作竹温台今改正

者為魯國大長公主媵臣事

魯王丹巴拉

舊作淳不刺今改正

甚愛幸遂冒魯王族甕吉喇特

舊作雍吉刺今改正

氏家全寧今為全寧人父曰頁尚

舊作野旗今改正

有德行舉其部以父事之公善牧養畜馬牛羊累鉅萬



既擇其地必謹其人其順之若隨其視之若遺而不亂其指麾以畜以孳而已若不知而賞罰是宜常曰使吾得其民治之夫猶是也及事魯王魯王以其才可大用一府中亦交稱其賢數欲獻之上復念府中去是人緩急無可使者遂奏為管領隨路打捕鷹房諸色人匠等戶錢糧都總管府副達嚕嚕齊舊作達魯花赤今改正與隨朝列大夫尋進中順大夫以為達嚕嚕齊居府中十餘年貨無悖入亦無濫出歲節財用五十餘萬緡公室以富民

生以遂猶恨不能盡其才至治三年三月十日年四十二卒於京師之仁壽里府中如失其弟兄境內之人如失其父母後闕日葬城西南五里歡嘉嶺之麓今太皇太后魯國大長公主之女也其歸文宗文宗問準台有後否曰有有子曰薩勒奇思鑑

舊作撒而吉思鑑今改正

今若干年

矣遂求以充媵臣以其父賢必有賢子也及即位置宮相都管府以為副總管入宿衛今皇帝尤愛之詔樹碑其父之墓以旌其賢以勸於後而以文命臣後斯竊惟

我朝以仁愛立心以廣大制國故能臣妾天下號令八方凡在國人出一言施一政不待文學以動與古聖賢合天運之所在如此若公平生尚義而好施饑而待其食寒而待其衣長而待其婚嫁沒而待其喪葬者誠不知其幾以公之志復假之年使得守封疆立廊廟當何如也而竟止此然夫人阿達里舊作阿答而今改正氏以盛年而失其所天能玉雪自守以保其節子薩勒奇思鑑以弱齡而失其所怙能奮勵自克以善其繼致使天子賢其

父以及其子因其子以追其父廣褒賢之典賜述德之  
碑與元勲世臣等不亦盛哉撮公平生所被賜賚大德  
三年裕聖太后賜白金為兩二百有卅瓊玉束帶一至  
大元年武宗賜大珠首飾一副白金五十兩楮幣二千  
五百緡玉杯一皇慶元年魯國大長公主割賜濟寧堯  
河分地五十頃及金玉器各對上及后賜楮幣二千五  
百緡對衣材廿元聖太后賜黃金五十兩白金二百五  
十兩對衣材廿至治初英宗賜楮幣五萬緡對衣材十

天歷初上及后賜楮幣十萬緡子男一人薩勒奇思鑑  
受知文宗特授奉振庫提點歷尚公署令進直省舍人  
進宮相副總管累階奉訓大夫闕天地至大萬物至衆  
生之不齊各致其用馬不使耕牛不使乘椅桐琴瑟松  
栢棟楹用大而小君子之謂用小而大君子之茂公如  
騏驥不隨駑駘公如松柏施之楠棗以屈知已以就任  
使而誰為之豈曰天子生不盡用沒有餘榮子孝孫賢

茲石示徵

利州長壽山玉京觀地產傳後弭訟記

元李察

跋利州之西憑榆河之渡呀嘻高哉仡然而魁秀者長壽山也山之東僅四百步壯哉峙然而金碧輝空者玉京觀也乘高瞰下不沙不礫不蟲不瀦濶而長澤而腹者觀之藝地也其地是種皆宜昔大軍漸平靖真人康泰真寶初有之傳三世而王端張定實同其主二子老白一二門人曰天下平久矣民蕃地褊以至隘境促

瘠堆燥窪濡牛力農具僅可通者莫不燔荒研耕而熟之至有盜植旁封而致訟蓋盜生乎不足訟起乎不平也我忝賴祖師明智坐享上稔不糞之地而無燔荒研耕之勞吾耄矣泉壤日近若猶刈推而憎今不盟鄉鄰辨封畔昭昭乎審識諸石若將與人辨侵昧之訟不已是吾貽訟嫁怒於後若然則奚若一辨而熄其後訟哉竊嘗思之辨之則有徇外駭物之譏不辨則有貽訟嫁怒之患絜患度譏譏不暇恤設茲土無主以轄之無碣

志以限之使貪人四侵終莫闕醜貪之口是之謂必露  
吾恐其貪虛益而受實損何則法有聽復吾儕故地者  
使挾法復地小有昧地之罰大則因昧入人地者有之  
之二者不俱則一是之謂貪虛益而受實損狼所貪者  
豚也主人護豚而穿之狼出陷生子禍者少矣使狼知  
穿所雖饑餓成飢亦弗入知損而無益故也茲地猶穿  
耳碣所以指穿所也吾必知後訟而不早堙其漸是之  
謂吾心穿忍逃狗外瑣瑣之譏以穿後人乎噫汝識之



祖師所以創有茲土我所以坐享成業而又早辨後訟者皆度時酌宜而然夫強弱相隨者命也得失相尋者分也天無恒物無定主理也然則雕文於石特恤後訟姑欲弭之後之有訟無訟自有酌宜行者矣吾無恤也

重修敝樓山天宮禪院記

元僧顯月

如來正法東流震旦歧而為二曰教曰禪教以軌持為義禪以了性為宗致用雖殊其揆一也達是理者其惟

霽公禪師歟師諱慧霽江淮楚地人也爰自幼歲投師  
出家後因大元一統飛錫天都稔聞夾山順公長老道  
風孤潔繼而師之戮力叢林奉師恭恪師天姿敏達夙  
稟慈惠洞曉五經研窮三藏六時坐而無倦一食齋以  
自資二十受具堅守戶羅晨夕專一所事者觀音大士  
也歲在辛酉乃聞閭山勝游義州賢聖遂滌志游禮而  
返憩止惠州覩其西南巔峰峻拔四望盤鬱率道友躡  
躋而登止于敵樓山之抱則有古址殿宇觀其名額號

曰天宮惟設觀音神像而已於是面奉慈顏益加精謹  
乃結廬而止未逾半載四衆雲臻不啻三年悉為之備  
復完紺殿金碧聖容供器新鮮香燈整肅齋魚粥鼓晨  
鐸暮鐘及鐘樓方丈僧室山門香積雲居廩庫賓館皆  
創構之又於寺之四顧置莊地可盈百頃牛畜騾馬亦  
近百餘淨人佃客春耕秋耘粟麥豐盈以延四遠經書  
佛像各設龕函種種莊嚴其端非一檀越欽仰徒衆瞻  
依遐邇道流往來如市歲丙戌間不遠千里扣予之丈

室懇求咨訣乃見其機鋒峻利知是法器謂曰獅子窟  
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踪遂左提右挈痛下鉗鎚深  
獲契悟遂以印證衣頌付之俗壽六十八僧臘四十八  
僧俗徒衆可滿百數長曰元聚一日造閭而相告曰老  
期至矣自卜居創業以來寺門內外似為小備欲刻諸  
石以記其事乞師一文不亦可乎予辭讓不已直為記  
之

川州重修東嶽廟記

元 徐 潛

祀禮之設尚矣惟五嶽號為海內之尊凡登諸祀秩者  
又非他山之儷也古者帝王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  
秦漢以下封禪勒成紀諸信史者七十二君所奠之土  
惟魯所治之宗太皞是知五嶽者乃天下之尊而岱宗  
又五嶽之尊也苟無靈迹瑞產以昭其異特撮土耳焉  
用披誠致款以褻其敬哉季氏旅於泰山仲尼非之何  
則聖人治人事神一於禮而不苟如此後世建立行祠  
徧於寰宇兩翼列置曹司善惡二部隨民所禱吉凶孚

應得非世變愈下所致然乎嗚呼後之視今亦猶今之  
視古也又何異夫冉子之不能救哉白川嶽祠奠於坤  
隅以其歲月悠遠殿宇廊屋不無殘毀以故人莫克居  
神不顧享泰定丙寅全真道喬劉德寧瓢笠而來於內  
掛搭棟焉興嘆以為一方靈迹廢墜至此不惟民庶闕  
首愆之地翳彼羽流者亦無棲息之所焉於是首捐衣  
鉢東工計料移創武安清源二王行化太尉合四位皆  
隅坐附於正寢神門虛廊各一區又東向賓位庖湍為

間者五正殿重葺斬然一新又東創玄元殿以宅方士  
所費財物初不出於常住無煩於士庶數稔以來厥績  
稍著闔郡民庶高其素行為之捨財相力以後為趾劉  
師道流也昔重陽祖師唱真風於東海濱大教於西秦  
其要皆以慈悲方便為本濟人利物為心首尾一紀而  
廟庭元宇輪奐可觀蓋由人希其敬然後神博其惠惠  
所能博是享其敬也敬所能專則功易成也其功之成  
實勞實劬殊有非勞非劬者存焉故能交神明於虛靖

位天地於中和一方年穀屢登物無疵厲者雖神之所  
惠實師之所惠也彼將原神奇於臭腐造元牝於天根  
凌太虛而馭六氣扶飛仙而駕靈颺顧此真積蘇耳又  
何屑屑焉從事于斯而後可以為至乎雖然玄元所謂  
九層之臺起于壘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而循序之功  
必假途于彼而後可期于自得豈與夫離人外物繆執  
頑空者同日而語哉

太寧路惠州東錦川鄉月華山林泉禪寺創建地



座四至碑

元僧無際

詔書興隆佛教在處廢寺悉許賡修時歲轉大藏經寵  
釋氏普天梵宇益興焉大寧之東南僅三舍餘有山名  
號月華突然秀出中有精藍曰林泉實清幽勝絕之處  
也環寺林麓陰翳蔽日亘嶺喬松聳壑凌漢為真聖之  
所宅釋子之居經始之由咸失其名有本無神足禪者  
祥盤行勾屆於此覩其故基喟然歎曰烽火之所廢矣  
師眷羨出古道場留心卓錫有信行軍總管白公見師

奇之命一飯告曰梅檀按棋卉木皆薰若肯薦修余當  
傾心戮力師曰諾問其寺故罔然無托面山之腹有巖  
竇號曰崆峒今昔相傳遂剏立茅茨孤身弔影狐兔為  
儔緇素聞之雲棲而輟伐除荆棘去其燼壤昔時兵火  
陣亡之卒骸骨不可計數師以慈心戢葬一塚命良匠  
貨以梓材揮斤析木特建正殿三楹壁繪毘盧聖像右  
翊觀音寶宮左輔威光之堂主位以丈室通幽僧廊厨  
舍首尾三禩歲至乙巳百廢具舉有若梵宮復立嘉名

山名稱曰月華寺額榜以林泉師一日中夜而眠有鬼神告曰吾等蒙師之恩寔骨深藏皆免日曝霜淒之苦請啟追悼師俄然覺悟悲愴而泣誓心濟拔隨命良工擇以霜縑繪水陸功德百二十軸特建冥陽前後兩會衆靈薦歸聖道師之行酒不濡齒過中不食非戒不履延接往來殊無難色有千戶王公敦請禪師於龍山郭家寨新建小蘭若名曰興聖次以總管外護主劉公堅命師於仇家莊修整小刹名曰聖水院及馬家寨寺郭

家寨興勝寺馬峪文殊院上下五處附之林泉同一道  
場後數載間所置以供常住并衆之費地產依施文券  
俱列石陰師將功畢遺囑諸徒曰甲乙而住之春秋七  
十四而逝林泉郭家莊二處營塔存焉有盤公上足淨  
道一日茶烟間告其昆仲曰林泉古道場也自先師經  
營積累方落具成二六時中勤於香燈精於禪誦用祝  
吾皇萬壽無疆以保黎民十善之樂師既功勤夥來若  
不鑲石以旌其德殆將泯滅後來者無所考焉衆僉曰

然即求文于無際無際曰僕若沙井之無澗空雲而無  
雨是林泉者木石雲烟薄空飛翠四時一色文殊之真  
境也松風怒吼山禽相鳴開軒煮茗掃榻焚香對賓客  
以清談聽鐘聲而受供雖事有隆替而法無廢興矧此  
山皆修心體道者所居神物所護安有湮沒無聞於世  
既聞通公之命義不得辭真撫其實而為銘曰皎皎月  
華森森古刹突秀梵宮鱗排萬瓦彩繪聖容光流華夏  
水陸勝因追茲薦拔梵刹興隆飛成大廈道德安居林

幽蕭灑將此深心報國恩化

宣授興中州達魯噶齊公平治道塗碑

元  
林闕

夫青巒嶺者自古有之東連遼水西接雷川過者曷勝  
其歎息哉捫參歷井信有之矣自至順壬申夏五月公  
來刺是郡其公廉清操雖古之龔黃亦可肩也時有秦

王太師中書左丞相布延選收鷹犬以伯勒格

舊作別里哥今

改正文字付公既蒙鈞諭即入山谷間搜尋窩雛鷹鷄兩

年之間所得白鹿各一雕籠盛之遠貢京畿育諸苑囿  
感蒙厚賜公每臨是嶺未嘗不咨嗟不已去歲元統甲  
戌農事已畢鳩集人民鑿嶮除荒填溝補塹可謂使民  
以時其亦有利哉不旬日而成坦路使負重致遠者悉  
無覆車牽鞵之患以此觀之實出公之勤政之所致也  
郵封金源人民聞之亦與助工鄉人田榮等刻石於嶺  
表以彰使君之德焉余為記姑述大槩云爾

瑞州海濱鄉雲谿觀碑

元  
張道中

夫道無形迹故不可以言傳不可以博持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已洎乎我元皇闡教開示後學強謂之名曰道由茲以降太極兩儀三才之道既分陰陽天地萬彙之理已著是知道家者流其來遠矣瑞州之北相去二百里許有山曰瑞雲山洞曰天一大洞觀曰雲谿自古黃冠修煉所及金源之末天兵往來縱橫之際是洞一廢荆棘叢生虎豹恣行人跡罕至然故址猶存迨我世祖皇帝繼天立極奄有天下四海八荒玉帛交錯諸國



稱臣於是招賢聘士以轉國政癸卯春詔邱神仙於海上訪問至道元風增輝四方雲朋霞侶如星拱北如水朝東名山洞府水陸嘉勝之地是以李元久先生迺錦州坊市人也父祖專恃農桑為業先生幼而多疾百藥無效父母捨入建州大玉山雲峯觀禮曹大師為引度之師曹本觀拜李老先生為師李又拜禮龐老大師綿綿相繼薪火相傳龐聞邱神仙應詔住持燕京大長春宮逕詣堂下炷香叅拜懇求為門下弟子受以密旨因

得列於門人之次元久實邱神仙之法孫辛卯游歷諸  
方二十年欲卜勝地以盡終焉之計庚戌篋瓢杖履來  
游斯洞觀其攢峰簇嶂上接層霄霽靄晴空遠連滄海  
乾地有泉源源而至洞之側泓池無競晝夜不息春秋  
變化靈異無窮山勢掩抱溪流迴合瞬目之頃而營謀  
之心已定遂刪荆剪棘鑿石興功朝往暮歸結良緣而  
為善果星來月去開荒地以作福田鑿土播種不食自  
給居山三十餘年人無識者庚辰郡人大中大夫大寧

路總管崔履謙因暇訪師談元論道見其冥功實行樂  
清虛之活計甘淡泊之家風吾今而後愛之敬之奉施  
淨錢三千貫張世榮曰崔公故友也知鄉里有善人可  
敬聞予亦施鈔二千貫崔良亦施鈔二千貫勅建三清  
寶殿四方檀信聞而樂助不期年雲房齋厨煥然一新  
衆仙墳在坤方可以深藏遺蛻莊產地在離位足以養  
瞻緇流丙戌春呼門人而告之曰吾今壽已八旬生死  
無定雖然論其功績之勤如是之勞以傳不朽若事之

畢一旦歸空無餘恨矣門人應曰然時僕忝大寧路道  
門提點因公適謁老仙留居數日示以前後之勤勉掇  
其實仍系以銘曰大道無形難狀難名元皇立教強道  
之稱陰陽既判天地咸寧三才已備萬物生成天一大  
洞自古天庭值金之末厥廢天兵誰復興之元久先生

闕三字

塹時

闕七字

自播自耕四十餘年惟道則亨鄉人稱

善啟構三清堂廊

以下俱闕

興中州大通法寺地產碑

元安思道

佛氏之道肇興西竺繼入中華綿亘往古其所由來者  
漸矣時或垂滅復興稍微愈熾稽諸前史而有定論也  
余少時常陪緇宿輩為方外遊日相親好一接清談胸  
臆灑然終日忘倦尋閱經文粗知其畧爾大抵如來示  
教以方便為門利生為本使學者嚮善背惡去彼取此  
而已故其化人也易其入人也深夫如是歷年滋久其  
法彌彰俾世之俗咸願歸依奉香火而結靜緣崇祠宇  
而徼福利者多矣矧夫童髮捨身服膺是教者尤難槩

舉推原其理良有以焉眷此名藍第為壯觀襟龍岫而  
帶狼河接松漠而雄柳郡詢及創始罔克周知傳聞祖  
師琛公和尚棲息於茲有年矣元風以之而振佛日以  
之而明自時厥後生徒接續代不乏人嗣法僧曰添曰  
孝琛公之雲初也前後歷典寺事殿宇堂廊摧圯者力  
為修葺一旦添與孝竊相謂曰僧務闕二井井有條惟  
本派上下院常住地土多寡肥瘠隨宜播種歲計所入  
粗供齋粥尚慮陵谷變遷迷惑畛畔殆非貽厥後昆之

良謀也曷若刻諸石昭示空門永為張本固不韙歟二  
僧謁余以記文見屬添俗姓胡氏本郡人也與余有里  
閭之舊義不能辭謹撫其實姑述始末云

雜文

跋趙太常擬試賦後

金 楊 奐

金大定中君臣上下以淳德相尚學校自京師達於郡  
國專事經術教養故士大夫之學少華而多實明昌以  
後朝野無事侈靡成風喜歌詩故士大夫之學多華而

少實上病其然也當泰和丙寅春二月二十五日萬寧宮試貢士總兩科無慮千三百輩上躬命賦題曰日合天統侍臣初甚難之而太常卿北京趙公適統御前讀卷官獨以為不難即日奏賦議乃定既而中選者纔二十有八人僕時甫冠獲試廷下而席屋偶居前列朝隙聞異香出殿樞間一紫衣顧予起問題之難易及名氏里貫年齒而去少頃復相慶曰適駕至矣薄暮出宮傳以為希遇退而志之後四十五年僕以河南漕長告老



於燕過太常之孫承祖家得所擬賦感存歿不能不惻  
然為叙其末以舊詩歸之所謂月淡長楊曉色清天題  
飛下寂無聲南山霧豹文章在北海雲鵬羽翼成玉檻  
玲瓏紅露重金爐縹緲翠烟輕誰言半夜曾前席白日  
君王問賈生者是余少作也無可取以其紀一時之事  
庶附趙氏家傳或見於後世云

題王庭筠秋山應制詩稿

明宋濂

金源之制每歲以正月幸春水九月幸秋山五日之間

羣臣一進起居表其嚴慎如此之至者志非在於政遊將修兵政而紓民賦也道陵如薊門至秋山河東王庭筠以翰林修撰扈從左右應制賦詩三十餘篇甚被獎眷蓋自大定以來累洽重熙文物聲名可擬漢唐故其一時君臣遇合天施地受雨露無際浹於太和此乃金極盛之時自當時言之孰不效上林羽獵以侈大榮觀而庭筠乃能以秋山不合圍為風則庭筠者亦良士也哉此卷庭筠所具之稿惟十四首而逸其大半詩序中

所謂九日正泰和元年九日丙辰然道陵以是月七日  
甲寅發京師二十九日丙子至自秋山道塗所歷凡二  
十有三日其幸香林平頂山溫泉等什皆可以次而推  
至若牡丹醑釀松影三詩則不知作於何時按庭筠以  
明昌三年供奉翰林八月遷修撰未幾謫鄭州防禦判  
官承安四年復起為應奉翰林文字泰和改元又轉修  
撰明年遂亡壽甫四十七爾詩題既曰奉旨而作雖不  
能必於何年其決在禁林之日矣按春水秋山初無定

處洪皓續松漠紀聞謂去國數百里逐水草而居處也

謹按平頂山在今豐寧縣

即四旗廳

境者二溫泉在

今豐寧縣者三未知庭筠所賦者屬何處然總  
在今境內

欽定熱河志卷一百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熱河志卷一百二十

藝文十四

前代

詩

鐵漿館

宋  
劉敞

稍出盧龍塞回看萬壑青曠原開磧石別道入松亭塞  
馬寒隨草奚車夕戴星勿悲田子泰寂寞向千齡

鹿子嶺張館寄隱直

宋 劉 敞

雞腸易感歲華催，更席龍沙望紫臺。  
持節不眠宵月永，聽茄無事晚筵開。  
扁舟何處山陰雪，驛使他年嶺上梅。  
欲寄一書愁已亂，天邊應候客星回。

逢范景仁李審言二諫議

宋 劉 敞

怪來原隰滿光華，不意相從天一涯。  
久別崇班情未易，少留傾蓋日空斜。  
山連木葉千峰雪，地逼龍城萬里沙。  
深愧壯心輕遠適，自嫌憔悴聽悲茄。

朱橋鹿兒館前作

宋劉敞

朱橋柳映潭忽見似江南風物依然是登臨昔所詣犬  
聲寒隔水山氣晚成嵐留恨無人境幽竒不盡探

謹按劉敞集中有宿柳河聞永叔是日宿松山  
詩知歐陽修與劉敞先後使契丹考歐陽修集  
中有憶昨呈劉原父詩云古北嶺口踏新雪馬  
孟山西看落霞風雲暮慘失道路澗谷夜靜聞  
麇麇行迷方嚮但看日度盡山險方逾沙遼宋



時使臣來往例出古北口而馬孟山與中京相近詩中所詠即中京道中之景也又有奉使道中詩云兒童能走馬婦女亦彎弓又云山深聞喚鹿林黑自生風又云合圍飛走盡移帳水泉空皆指塞外土俗風物而言復有馬齧雪及風揚沙二詩亦皆奉使道中所作以題中未有實指之地名故不列入藝文內

奚君

宅在中京南

宋蘇轍

奚君五畝宅封戶一家田故壘開都邑遺民襍漢編不  
知臣僕賤漫喜殺生權燕俗嗟猶在婚姻未許連

惠州

宋

蘇轍

孤城千室閉重圍蒼莽平川絕四鄰漢使塵來空極目  
沙場雪重欲無春羞歸應有李都尉念舊可憐徐舍人  
會集單于渭橋畔懽呼齊拜屬車塵

神水館寄子瞻兄四絕

十一月二十六日  
是日大風

宋

蘇轍

少年病肺不禁寒命出中朝敢避難莫倚阜貂欺朔雪

更催靈火煮鉛丹

馬上作李若芝  
守一法似有功

夜雨從來相對眠茲行萬里隔長天試依北斗看南斗  
始覺吳山在目前

誰將家集過幽都逢見燕人問大蘇莫把文章動蠻貊  
恐妨談笑卧江湖

北庭一意向中原言語綢繆禮亦虔顧我何功慙賈陸  
索裝聊復助歸田

玉石觀音像唱和詩

遼僧智闕

見說曾為上馬臺堪嗟當日太輕哉  
因將積歲舊凡石又向斯辰刻聖胎  
月面渾從毗首出山儀儼似普陀來  
願同無用恒為用不譬莊言木鴈材

方池波面躡花臺瞻奉無非唱善哉  
外現喜怡慈作相內含溫潤玉為胎  
刻雕數向生前就接救專期沒後來  
故我志誠無倒意三年用盡兩重材

遼鄭若愚

文殊臺對普賢臺飾寶塗金即衆哉聖帝特鎔銀作像  
高人又選玉成胎端巖然自工鑄出光彩俱從星化來  
因此道圓功德就給孤園內一全材

遼  
韓資讓

貞珉未用似湮埋選造觀音衆快哉募匠俄鑄大士相  
成形不自凡夫胎琳琅光彩院中滿冰雪威儀天上來  
珍重吾師能鑿物從今免屈非常材

遼  
趙廷睦

觀音神力不思議舉世歸依頗異哉人各爭竒金作像  
工多銜巧木為胎積年棄石嗟誰顧今日逢師入用來  
但蘊堅貞潔白德宏材未見作遺材

遼  
梁 援

七尺仙容立殿臺竒鏤異最優哉模將竺域佛為像  
琢破崑峰石作胎妙相化身從地出慈尊移步下天來  
向非師智巧經度誰識藍田舊玉材

遼  
趙長敬

昔年避地別燕臺今日因人信美哉  
貞性果竒成妙相  
眸容元不降凡胎  
燒殘灰劫無凋朽  
拂盡銖衣任往來  
二像端嚴傳萬世  
法門師匠肯遺材

遼馬俊

天慶寺前一片石  
造成觀音神在哉  
八萬由旬妙高骨  
三千世界明月胎  
潛救衆生苦惱去  
默傳諸佛心印來  
十首新詩讚功德  
等閒難繼貫休材

遼劉壞

久遺貞石混纖埃二像特鐫事卓哉順俗慈悲須假相  
出塵神力亦非胎紹名早授昔師記救苦分臨末世來  
蓋世性堅無變易會逢高鑿豈淹材

遼  
史仲愛

遺脫貞珉在帝臺高人識辨事奇哉造成補洛山中像  
不假摩耶腹內胎種種形容何處現巍巍神力此中來  
荒吟讚頌陪諸彥輕重纖莖擅巨材

遼  
曲正夫



塵埋雨漬近樓臺久棄通街亦命哉今日方成白玉像  
昔年誰識紫金胎人存果驗功須濟物極終知泰自來  
元自御碑當未建四分材內一分材

遼  
王執中

堅珉刻像降蓮臺敬禮瞻容睟美哉救難龍魚鬼與火  
度生卵濕化兼胎侍多諸佛未聞見善應諸方無去來  
足表英雄心匠力隨根通變不遺材

遼  
闕

光

玉像鑄成置寶臺威嚴神在嘆奇哉身披雪巖凝山谷  
眉放虹光剖月胎相好盡疑如化出慈悲重為度生來  
向非大士垂精鑿應被凡工作礎材

遼

王仲

闕

翠雲披霧下峰臺歲久還逢藻鑿哉相為應根方有像  
性因絕垢自無胎琢磨迴出三身外具足非從一日來  
萬法皆由人即顯空門觸物願同材

遼

孟

初

瑞毫輝映紫金臺  
鏤石尊容煥赫哉  
山卷碧雲呈玉骨  
水搖白月晃珠胎  
一枝楊柳光巖住  
百寶蓮花影像來  
珍重吾師承道蔭  
義林高聳豫章材

遼張識

夔峰久斲滯留臺  
塵覆方能遇鑿哉  
應手刻成白玉像  
化身免托子宮胎  
初疑入夢補陀去  
又訝隨緣震旦來  
從此睟容日瞻仰  
億年不朽表良材

遼楊滌瑕

誰認昏蒙明鏡臺  
吾師智見大雄哉  
偶窺片石非凡相  
特命良工刻聖胎  
救苦盡隨威力去  
欲求必應願心來  
從前高士有多少  
不識白山一分材

遼  
李師範

相貌巍巍佛力栽  
立承瞻奉亦時哉  
誰知韞玉貞頎質  
自是觀音應現胎  
天慶門前遺舊隱  
補陀山內恰新來  
幽巖此石知多少  
不遇知人是不材

遼  
李闕

和雲巨石拔沈埋鑄作觀音

闕二字

哉營自師心分異體

出由山腹

闕二字

胎端疑相在生羣喜堅固身存

闕二字

來

遭遇若非大龍象不過為

闕三字

材

遼張闕

何代何年棄此臺因人得用

闕二字

哉他山原作谿雲伴

今日翻成

闕二字

胎只見威儀隨相現不知示

闕三字

來

若非早入名師眼猶被塵埃

闕二字

材

遼冠闕

誰刻貞珉在寶臺威神之相闕二字哉補陲山下白雲骨

極樂天中

闕二字

胎能遣衆生憂患去可令千種闕二字來

十篇所贊神通力方見吾師闕二字材

遼張嶠

青松影畔昔為臺大器今方闕二字哉拂盡暗塵披素質

鑿開諸相闕二字胎圓明獨對靈珠現溫潤常含闕二字來

厯劫定隨宏誓在吾師能用闕二字材

遼韓汝礪

御運當時自隗臺豐碑餘剝

闕二字

哉得逢大智鑄成像

蓋表中心

闕二字

胎塵骨亂隨金鑿去珠光新入

闕二字

來

已開結社招吟客盡是皇朝

闕二字

材

遼

僧善

闕

巍然獨立絕續埃相好奇哉復

闕

哉因覩工移珉作像

方知儿與聖

闕

胎垂恩未省懷悲喜救苦何曾覺

闕

來

闕十

三字

材

遼

僧性

闕

神姿斲就置層臺儼雅威靈衆異哉實智已圓千劫相

權儀不闕闕四生胎用興體密復還往定閻悲深去又來

積歲未承英匠別也當遺夢曲闕材

遼僧性覺

枕道常為避暑臺偶然易質大驚哉錫成月面舒蟾魄  
斲就珠毫露蜂胎龍岳應緣期日往鳳都乘運出塵來  
若非英鑿能如此千載湮沈謂不材

謹案像及詩碑俱在今建昌縣

即塔子溝廳

境卧佛



洞下四里許字迹模糊半不可識今錄其可辨者二十六首闕數字者亦存之雖語多未工然詩流傳絕少取備一代篇章爾

重九登會禪寺冷翠軒

金趙秉文

北風吹倒磨雲峰凜然雙角蟠白龍邊城雪花大如席  
黃花紅葉誰為客會禪西軒作重九登高望遠開心胃  
烟嵐卷盡暮山碧冷雲萬里迷元鴻山北首豬大如馬  
割鮮飲食如長虹酒酣起舞望兩寺鳥驚踏雪推長松

天低日落望不盡一徑何處來樵蹤君不見七金山下  
打圍處貂裘風帽寒蒙茸跑風駿馬下平野迎霜老兔  
休榛叢歸來得雋詫朋友臨風一飲輕千鍾歡餘勝地  
兩蕭瑟百年聚散如飛蓬明朝却望登眺處城中惟見  
白雲封

松山道中

金趙秉文

松漠三百里飄然一日中山長雲不斷地迴雪無窮遠  
嶺貪殘照深林貯晚風烟村一迴首獨鶴下晴空

七金山寺

金趙秉文

剝簷篆額蠹蝸涎象教塵埃閱百年殿棟猶題遼日月  
圖經不載禹山川荒碑盤屈蜿蜒古壞壁叅單罔象拳  
想見當時崇奉日無邊花雨散諸天

達北京

金趙秉文

小車日日碾征塵卧即看書坐欠伸露宿風餐二千里  
青山無處不隨人

龍山怪松

金趙秉文

自笑書生骨相窮，倒騎驢看兩三峰。  
天東稍喜無碑讀，踏雪還來看怪松。

北都雪望

金趙秉文

千山雪盡出樵車，一徑雲移去似蛇。  
小屋平頭墟落裏，炊烟起處自人家。

北都小雪

金趙秉文

邊城小雪試年華，烟冷貌貅十萬家。  
探使不來人半醉，將軍羶帳卓平沙。

題靈感寺

金趙秉文

塗河岸北白蓮東  
法鼓驚飛碣石鴻  
塔上風煙高鳥路  
山頭雲氣化人宮  
松林礙日蜂房冷  
石砌頽沙蠹穴空  
欲盡休公揮麈樂  
鬢絲羞對落花風

中京過因長老

金李之翰

天涯流落偶生還  
古刹相逢語夜闌  
歎我歸途千里遠  
喜君禪榻一身安  
松聲不斷風吟細  
月影無邊露氣寒  
分手山堂更寥索  
冷雲衰草伴征鞍

雷川道中

金 蔡 珪

扇底無殘暑西風日夕佳  
雲山藏客路煙樹記人家  
小渡一聲櫓斷霞千點鴉  
詩成鞍馬上不覺在天涯

送李天英下第

金 周 昂

不須寂寞恨東歸  
洗眼三年看一飛  
試捲波瀾入毫穎  
莫教歐九識劉幾

送李經

金 李 純甫

髯張元是人中雄  
喜如俊鶻盤秋空  
怒如怪獸拔古松

老我不敢嬰其鋒更著短周時緩頰知囊無底眼如月  
斫頭不屈面如鐵一說未窮復一說勅敵相扼已錚錚  
二豪同軍又連衝屏山直欲把降旌不意人間有阿經  
阿經瓌奇天下士筆頭風雨三千字醉倒謫仙元不死  
時借奇兵攻二子縱飲高歌燕市中相士一笑生春風  
人憎鬼妒愁天公經奪吾弟還遼東短周醉別默無語  
擗張亦作衝冠怒阿經老淚如秋雨只有屏山拔劍舞  
拔劍舞擊劍歌人非麋鹿將如何秋天萬里一明月西

風吹夢飛關河此心耿耿軒轅鏡底用兒女肩相摩有  
智無智三十里眉睫之間見吾弟

張謂伯玉  
周謂晦之

寄李天英

金高憲

稻桔蒼蒼陂已枯西風剪剪弄楸梧蒹葭水陸魚梁迴  
蟋蟀聲高山驛孤社甕新成元亮酒并刀細落季鷹鱸  
作詩遠寄霜前鴈人在海東天一隅

寄京父

金王渥

憶昔相從在寢邱城南城北縱權遊杏花聯句香隨馬



野水添杯浪拍舟邂逅又成三月別飄零合負一春愁  
汝陽淮甸經行徧應有新詩為我留

祖道趙王應詔詩

金張華

崇選穆穆利建明德

一作明明

於顯穆親時惟我王稟姿自

然金質玉相光宅舊趙鎮作冀方休寵曲錫備物煥章  
發輶上京出自天邑百寮餞行縉紳具集軒冕戢戢冠  
蓋習習戀德惟懷永歎弗及

四哀詩之一

金元好問

冀京父

先公藻鑑識終童曾拔崑山玉一峰不見連城沽白璧  
蚤聞烈火燎黃琮重圍急變紛紛口九地忠魂耿耿胃  
欲弔雲南無覓處士林能不泣相逢

贈利州侯神童

生十四月識字予見時  
生二十一月識字無算

金元好問

牙牙點妝杏蕾紅阿兄抱之來學宮今春學語語未正  
已能見書識名姓隨指隨讀無數重多生想曾文字中

極知之無不足訝更恐維誦難為功土中松粒龍爪脫  
萬牛邱山起毫末君不見黃金寶鼎翡翠青未要春官  
許衣鉢人間失却麻神童明星煌煌出蒼龍只知江陵  
圖籍盡一火誰謂死草生華風遺山老子未老在見汝

吐焰如長虹

兒字  
金鼎

會州道中

金  
馬舜卿

山腰薄雪炫朝暎未放陽和入燒痕一片長安世情月  
梨花院落幾黃昏

飛豹行 并序

元王憚

中統二年冬十有一月大駕北狩

時在魚兒泊

詔平

章塔齊爾

舊作塔察  
今改正

公以虎符發兵於燕既集

取道居庸合圍於湯山之東逐飛豹取獸獲焉

時予以事東走幕府駐馬顧盼亦有一嚼之快

因作此歌

時予為左  
司都事

二年幽陵閱邱甲詔遣謀臣連夜發春蒐秋獮是尋常  
况復軍容從獵法一聲畫鼓肅霜威千騎平岡捲晴雪

長圍漸合湯山東兩翼閃閃牙旗紅飛鷹走犬漢人事  
以豹取獸何其雄馬蹄蹴廉歛左興赤絛撒鏃驚龍騰  
錦雲一縱飛塵起三軍耳後秋風生豹雖逸才不自惜  
雨血風毛摧大敵風煙慘淡晚歸來思君更上單于臺  
血埋萬甲戰方銳爪牙正藉方剛才古人以鹿喻天下  
得失中間繫真假元戎茲獵以開先我作車攻補周雅  
大笑南朝曹景宗誇獵空驚弦霹靂何曾夢見北方強  
竟墮閉車甘偃息揚鞭回首漢家營一點鎗纓野烟碧

謹按湯山在今豐寧縣

即四旗廳

境內大閣兒西南

四十里為開平之東南故序云以事東走幕府

也

過柳河

元貢師泰

野曠山寒露易霜短榆疎柳路茫茫雨來黃潦聚成海  
風過白沙堆作岡驛館到時逢數騎馳車宿處錯羣羊  
客懷正爾無聊賴忽見南飛鴈一行

至正十一年秋七月巡按松州虎賁分司時山谷

寒甚公事絕少明日即還為賦此

元  
貢師泰

秋風撼槭衣綿薄夜雨蕭蕭燭焰低  
萬里江南纔夢覺  
此身原是客遼西

雲葉繽紛雪弄花小營近午却排衙  
分司御史渾無事  
又控青驄踏白沙

十八盤嶺

元  
周伯琦

車坊尚平地近嶺畫生寒  
拔地數千丈凌空十八盤  
飛

泉鳴亂石危磴護重關俯視人寰隘真疑長羽翰

謹按伯琦扈從詩自註曰兩都相望不滿千里  
往來者有四道曰驛路曰東路二曰西路東路  
二者一由黑谷一由古北口古北口路東道御  
史按行處也伯琦往年分署上京但由驛路而  
已黑谷輦路未之前行因忝法曹肅法轂下遂  
得見所未見實為曠遇云據此則上都驛路實  
在熱河境外故凡元人上都諸作悉不濫載惟



此詩乃由黑谷一路循今豐寧縣

即四  
旗廳

西境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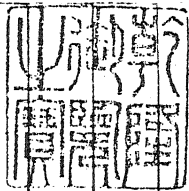
過者故特錄焉

冬至日白霄道中偶成錄呈朱茂叔郎中段惟德  
魯子輦二都司仍希於張伯高參議郭幹卿治書  
於兩司幕長及按郭郎中邢孟直諸公處以區區  
薄况達之

元  
曹伯啟

榭葉蕭蕭朔吹寒山行病瘦怯衣單馳驅一帶灤江險  
彷彿重經蜀道難旅邸儼牀雖自愧繡衣持斧要同看

窮途却值書雲節  
秫酒糠燈語夜闌



欽定熱河志卷一百二十